

爱情

都市情感小说系列

MEIYOU JIEJU
DE AIQING

许辉 著

没有结局 的 爱情

AI QING

说来就来的恋情，
如烟花般瑰丽绚烂而转瞬即逝，
空留下一段刻骨铭心的悲情……

安徽文艺出版社

都市情感小说系列

MEIYOU JIEJU
DE AIQING

许辉 著

没有结局 的 爱情

AI QING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没有结局的爱情/许辉著.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5.1

都市情感小说系列

ISBN 7-5396-2507-4

I. 没... II. 许...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28500 号

没有结局的爱情

许辉 著

责任编辑:温涓 马晓芸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230063

网 址:www.awpub.com

发 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 刷:安徽星火印刷公司

开 本:880×1230 1/32

印 张:5.625

字 数:180,000

印 数:6000

版 次: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6-2507-4

定 价:12.8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没有结局
的
AI QING 爱情

目录

没有结局的爱情

第一卷	长辈们	001
第二卷	桑小媛	009
第三卷	我自己	020
第四卷	热夏的苦恋	029
第五卷	在路上	090
第六卷	罗心影	102

目 录

没有结局的爱情

- 130 第七卷 我和我所亲密的人
172 第八卷 我在江淮大地的老家
173 做 事(代后记)

第一卷

长 辈 们

一粒铅弹，从耳边嘶叫着飞过，穿过一片摇曳的草叶，“噗”的一声，打进一片移动的躯体里，那是我父亲。我父亲应声倒在地上的草丛里，群居的蚊虫像地面上一层黏稠的液体。父亲的身体倒下去时，浓稠的液体呈波浪状被挤压向四周，还有一些被零星地溅向空中，但它们很快又回到原处，数秒钟前的溅坑被填平了，无数蚊虫仍然像黏稠的液体一样，厚厚地、严实地覆盖着地面。不远处有低微的水声拍打着泥岸和水草。

水声孤寂。



灿烂的阳光从窗外射进来照在蟹爪兰开着

鲜艳红花的肉质叶片上……

一阵野鸭的惊啼消失在较远的天空。

草塔中，零星的蛙鸣重新响起。

章鸡儿在苇丛里“咕咕”地叫着。

另有鱼儿洒水的声音。

岳父清楚地看见了那粒铅弹的出现、飞行和打击。

最初，它从水雾蒙蒙的湖心深处，挤开带有藻腥味的空气，摇摇晃晃地飞奔过来。当它出现在岳父视线里的一刹那，因为大致上迎着阳光的缘故，它只是一个微小的不起眼的小亮点，岳父的双眼惊恐地睁大了，他的目光恐惧地随着铅弹的飞行而移动。亮点越来越亮，铅弹越来越大，也越来越清楚。铅弹由一个平面，变成了一个立体，旋转的立体，光闪闪的。岳父逐渐能听见铅弹飞行的声音了，嘶嘶声，越来越尖锐，越来越刺耳。岳父愤怒地向空中飞行的铅弹挥手猛扫：“操你娘狗养的小日本！”骂声未落，“呼”的一声，铅弹加速从岳父的眼前飞过，岳父的浓密的眉梢，被铅弹运行带来的气流，掀得忽闪了几下。岳父的眼睛别过去看铅弹继续飞行，他的嘴惊恐地张大并扭歪了，父亲跃起的身體正阻挡在铅弹运行的轨道上。“噗”，铅弹钻进父亲的肉体时，发出一声不大的闷响，可以想像，组成肉体的那些毛发啦，皮肤啦，血管啦，血液啦，肌肉啦，筋腱啦，脂肪啦，骨头啦，并不是被利器切割开的，而是被铅弹这样一个钝东西硬性地击砸开的，这让人受不了。于是，父亲的身体由跃起的最高点沉重地跌落下去，成堆的蚊虫像浓稠的液体那样，溅起来，又落下去，于是，父亲的身体消失了。

——这是岳父和岳母向我讲述的无数个革命历史故事中的一个。那是他们的历史。他们的历史刻记在他们的脑海里，融化

在他们的血液里，掺和在他们的生命里，贯穿在他们的一生中。

我总是似听非听，似懂非懂的。风有时吹动窗扇，窗扇发出“咣当，咣当，咣当当”的响声，窗外的树梢开始摆动，闪电不断照亮院墙上的玻璃刺，打雷的声音能够淹没人声（岳母在那时总会停止说话，静等雷声过去）。闷雷总是在较远的地方、较长时间地炸响，响雷在近处，而且总是脆崩崩：“咣，咣咣——咣！”零碎的雷则会随时响起，雨紧跟着就下来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咣——”

大多数时候，连续打雷时岳父和岳母就会闭目养神。我像所有的孩子一样（在长辈们面前我们永远是孩子），呆呆地看着窗外。我知道，小时候，我经常在这种环境下（窗扇晃动的环境下）睡着、做梦，或者，醒来、偏头看着窗外，因为我们家很早的时候，住的是非常老的木结构住房，有些柱梁朽蚀了，但木樨仍然结实，重新漆过的木格窗像梦里的东西，能够使人兴奋，而另一些木格窗则改成了推窗，它们是会在大风天气中“咣当，咣当，咣当当”不断作响的。一株桂树长在木窗外，从春到冬它都会郁郁青青，最早在九月底，香气就会通过窗子传进来。那时睡在床上，闻到浓浓的、或淡淡的桂花香，听着妈妈轻声喊“康康宝宝，宝宝小康，起来啦，小乖乖起来啦”，心里会懒懒的、绵绵的，不想起来，直到妈妈坐到床头，亲着小小额头，才会搂着妈妈的脖子，再撒一个娇，才起来。

铅弹仍然保留在父亲的橱柜里，用一块看上去像褪了色的、低档的暗红绸子包着。绸子放在一个饼干听子里，弹头略显扁暗，也没有什么光泽，弹头的前部还有一两个凹坑。如果单纯地看这样一个不起眼的东西，谁都不会相信它真能有什么作为，谁都不会拿正眼看它一眼的。在同一个布包里，还有一个用红粗布



灿烂的阳光从窗外射进来照在蟹爪兰开着

鲜艳红花的肉茎叶上……

剪成的五角星，一个土纸供粮卡，一小块红枣木手枪枪柄，半张剪雪枫的新四军四师主办的《拂晓报》，这些碎物各有来历。

岳父也有一些战争时期的纪念物，半截铁矛、缴获的军大衣上的纽扣，不规则的弹片，一种叫不出名字的生锈的铁环，据岳父说是地雷上的，等等，与我父亲的类似。

“留下来的不多喽，不多喽。”

岳父只把他的宝贝拿给我看过一次，那是在我和桑小媛谈恋爱的时候，说老实话，年轻人不太会对这一类玩意儿感兴趣的，甚至是完全不感兴趣。“我看看，我看看。”我儿子刘濉州难得一次对外公的这些东西关心，他削尖脑袋往外公的大衣橱里钻，“有没有价值？是不是像古玩那样有价值？有没有三四十年代的军邮？有没有？”当他得到否定的回答，并且亲自鉴定过之后，他立刻心安理得、无比平静地回到看电视的沙发上去了，他再也没有接近过它们，甚至完全没有再想起过它们——他没有提起过它们一次。一点不错，任何东西，不管什么东西，在不内行的人手里，它就没有价值；在不用心和不认真的人手里，它就没有价值；在对它没有感情的人手里，它就没有价值；在年岁不到的人手里，它也没有价值；对爷爷的藏物，刘濉州也持同样的态度。

确实，我们两家的关系，就像我和桑小媛的关系一样，复杂而且奇怪，外人难以理解，但也有很多共同点。我母亲是桑小媛母亲隔两个村的表姐。桑小媛的母亲祖父，也就是我岳母的祖父，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我母亲的祖父家教过私塾，虽然时间不长，但这并不能阻止他老人家死在我母亲祖父家里一位我母亲的父亲呼为婶娘的长辈的怀里——在我们淮北濉浍平原这边的农村，方圆几十里，甚至上百里，大家几乎都可以攀上或远或近的亲戚关系，在父亲住的村子里，婶娘差不多就多如牛毛了。

我岳母倒真是个性格开朗、爱说爱笑的人，她绝对是那种伶牙俐齿的妇女。所有背读过中共党史、看过中国式战争片的人，都应该能够想像得出来，发式短短、头戴灰布女兵帽、腰扎皮带、胸部高耸的女兵，站在野草塔头，打着呱啦板，为脚下的行军队伍鼓劲的场面。关于她们家的事以及我们家和她们家的某种关系，我几乎都是从她那里听来的。我至今还能很清楚地记得有几次，那都是饭后，在我岳母家，房间里暖暖的，其实是一种舒适，室外下着雨，或雪，桑小媛在厨房里长时间地擦洗着锅、碗和操作台，我岳父半倚在沙发上闭目养神，我岳母吸着一支烟（和我母亲一样，抽烟，是她们在战争年代学会的一种男女平等、排遣痛苦和恐惧、放松精神、整理思路、进行思考的高超手段），神采飞扬、滔滔不绝地说起了她的家庭、我岳父的家庭、我父亲的家庭、我母亲的家庭，以及这几个家庭的某些关系。

烟雾袅袅上升，袅袅上升，然后慢慢散开。

烟气很香，应该是那种牌子比较好的香烟，这样的烟香气味相当诱人，使人渐渐陶醉。当然，下雨、或者下雪的天气，确实能使人产生一种感觉、或者幻觉，如果有温暖的房间，有充足的酒食，有无忧无虑的生活环境，再有一些无关紧要的小烦恼，再加上有时间，幻觉就更容易产生。任何人都能够想像在那种大雪天（那时候的雪真大），岳母的祖父死在我母亲的某位婢娘的怀里时，婢娘张皇失措的哭喊声。“现在看，那就是脑血栓、脑溢血这一类的病，”岳母说，“发作了，人一激动，就发作了。”

于是，哭喊声在土圩子里那些尚未陈旧的屋瓦间回响、回荡、回响。听到哭喊声，母亲的祖父第一个跑进厨房，又跑了出来，他的大发雷霆是相当有道理的，在他的家里出现这种淫乱的事情，对他的大男子权威是一种公然的蔑视和挑衅。他像当地、



灿烂的阳光从窗外射进来照在蟹爪兰开着

鲜艳红花的肉质叶片上……

当时所有土生土长的农民一样，在土圩子里披星戴月叫骂了三天三夜，完成了这项带有挑战性的习俗后，他就永远地沉寂不语了，用岳父、岳母的话讲，他这叫破声，他的声带完蛋了。而最奇怪的是我母亲的祖母，她从厨房里出来时，面色如土，一言未发，后来终日郁郁寡欢，以泪洗面，茶不思饭不想，不出半年，她就颓然谢世了。

“他们俩也有关系？”我指的是我母亲的祖母和我岳母的祖父。

“有！”岳母肯定地讲，“没有关系，他死了，她天天哭哪门子？”她蛮有把握地这样推测。

“那，她怎么在厨房里？那位婶奶。”

“她在你妈家帮活的，就是在厨房里干活的。”岳父突然插话。看起来他并没有真的睡觉，他的的确确是在闭目养神，但他也一直在侧耳聆听，他的头脑一直是那么清醒。

母亲的祖父是当地一个标准的土地主，用岳母的话说，是靠勤俭持家才成为地主的。在那个年代我们这地方的农村，每个稍大些的村子，都有那么一家、两家这种地主。

“那时候人都胆小。”岳母说。

以土地主为骨干，每个村庄四周都挖了壕沟，壕沟里垒了土圩子，每天晚上都有村民巡更放哨，以防土匪。那时候土匪很多，他们经常成群结队从北边或东南的山上呼啸而下，洗劫村庄，绑架肉票。虽然有了壕沟和土圩子，但母亲的祖父还是死于匪事，是被长期围圩子的土匪吓死的。那是大夏天，土匪们在土圩子外搭了窝棚，白天睡觉，夜晚炖鸡、猜拳、喝酒、唱歌、骂人。鸡和酒的香气很冲，四方弥散，使人向往。土匪们呼啸着来了，呼啸着又走了，来去无踪。土匪们放冷枪打死了一个人，夜晚村里人就再也不敢

出门了，而母亲的祖父趁晚黑溜墙根上茅房，听见“噗”一声流弹响，以为打到了自己，就吓瘫在茅房里。等家里人把他抬回来，他身上软得扶不住，屎尿都泄在裤裆里，他很快就不行了。

“他们两家都是穷光蛋，半分地都没有，一棵树都没有。”岳母说，她指的是我父亲和我岳父，“你说，你家有几分几厘地？不穷？不穷你俩能出来当兵，闹革命？”岳母理直气壮地质问岳父。

岳父和我父亲也并不在一个村住，他们相隔有二三十里地，但按辈分，我岳父得喊我父亲表舅。这种亲戚是怎么排的，我一头糍糊，永远搞不清楚，总之他们相差一辈，虽然可以肯定地说，他们没有任何血缘关系。据岳母说，在乡下家里干活的时候，岳父和父亲如果在哪里见到面，岳父一定得喊我父亲“表舅”。“那赖不掉，赖不掉，走到天涯海角都赖不掉。”岳父点头承认，后来，离家参加革命，就“私下里喊表舅，人面前喊同志，不成规矩的规矩”。再后来，分分合合，合合分分，职务也上上下下、下下上上，就直呼其名。再再后来，父亲和母亲结婚，岳父和岳母结婚，工作以外，私下里就各喊各的，岳母喊我母亲表姐，岳父喊我父亲表舅。

“你们真打过仗？”有一次我冒冒失失地问，问过了我后悔不迭。

岳父眼一瞪，说：“没打过仗？回家问问你爸可打过仗？可北撤到过山东？可钻过洪泽湖？可叫蚊子蚂蟥咬过？可叫日本鬼子的汽艇撵过？没打过仗？回家问问你爸可打过仗？！”岳父就是这种脾气，说话直，他人挺好。

“你岳父还救过你爸的命来。”岳母说。

“你爸腚上长个拳头大的疮，不能走路，挪都不能挪，发高烧，鼻子淌血，头都大了，歪在洪泽湖里的草塔子上不能动弹。

灿烂的阳光从窗外射进来照在蟹爪兰开着

鲜艳红花的肉质叶片上……

吃,没有吃的,喝,喝不下去,就等死了。我侍候他五十八天。”岳父说的这是又一回事,他把时间记得那么准,而且说得那么肯定,“洪泽湖的蚂蟥、水草,都能治病,你父亲不就是水草治好的。你们小孩子现在不懂了。”

岳母翻他一眼:“哪有小孩子,小孩子都成大人了。”

岳母抽烟并不多,但在这种时候,她总会破例又抽一支。

我再一次嗅到较好的香烟的烟香气。烟香气再一次令我向往,烟香气把我逐渐推向一个极品的似真似梦的境界之中,我很奇怪,在这种烟香气的诱导下,我怎么没学会抽烟?

我怎么没对香烟上瘾?

第二卷

桑小媛

桑小媛和她母亲的性格完全不同，她不像一般的女孩子，或者女人，有至少一个无话不说的女朋友，以便在必要时倾诉心中的烦忧，减轻精神上的压力。她像一个男人，把自己的过去，把烦恼、忧虑，甚至某种快乐，统统埋藏在心里，喜怒都几乎不形于色。我这样说，并不是想要贬损她，这是她的特色，这不是她的缺点，这只是她的性格。

桑小媛是一种适合在办公室里生长的动物，她喜欢上班，也喜欢加班，也许是需要她加班的情况有点多。她似乎总是在办公

灿烂的阳光从窗外射进来照在蟹爪兰开着

鲜艳红花的肉质叶片上……

室里，穿着黑色的、或者枣泥红制服式的上衣，间或打着颜色混沌的高级领带，端坐在整理得利利索索的办公桌后面，大量喝着茶叶水，偶尔还抽一支烟，为工作而忙碌，要么就是为了工作而陪伴着上级领导、业务客人，外出、下饭店、进舞厅；回家她总是为了调整，在家里，大部分时间她都在蒙头大睡，醒来后她就会不断地接电话、打电话，打个不停，处理事务、做别人的思想政治工作，要么就沉默地坐在沙发上，做看电视状。当然，她能看进去的只有新闻、纪录片、世界大事，而有关连续剧、搞笑片，她从不问津；刘滩州总是在外婆家或奶奶家，洗洗擦擦是她最不上手的活，这一类事情都由我母亲家的保姆代劳。很自然，她的这种性格，如果不是让别人远离她的话，就会让人尊重她，特别是当别人与她有一个适当的工作或者生活距离的时候。当然，桑小媛绝不是一个对生活和人生完全冷淡的人，她只是在用她自己的方式生活着，她完全会在某种场合彻底暴露出她的本能和天性。

她太有特点了，经常让人错愕不已。

你能想像一个毫不性感（在我眼里）、穿略显笨拙的黑色制服式上衣、头发短短、小臂上可能还像男人那样搭着一件风衣的较高个女人，干脆有力、不苟言笑地用浅跟皮鞋敲打着地面，走进办公室里的情形——这是有关桑小媛的典型画面，如果不是关于她的最佳画面的话。

较早些的时候，三十多年、四十年以前吧，我“愿意”和桑小媛在一起，虽然不能称为“喜欢”在一起，这也是我们最终能够结婚的原因：我们那时候还算得上互相“愿意”；毕竟当时都还很年轻，带有更多年轻人而不是成年人的不成熟以及不理性。

不成熟真好！不成熟的面孔，不成熟的性格，不成熟容易冲动的感情，不成熟的行为。

对比一下桑小媛三十多年前(更不用说四十多年前了)的照片,我会十分惊奇(也是惊喜)地发现,桑小媛那时那么年轻,而且,她还很好看,很有特点。脸瘦瘦的,当然不是真正的那种瘦,是一种带有某种肌肉成分的脸,鼻子略微有点翘,这就使她显得有点洋气,很精神,一看就是个坚忍不拔的聪明人;但当时,我似乎并没有发现她的这些与生俱来的优点。

我现在会时常想起遥远的从前的一些事,春天、秋天,而更多的是在冬天午睡后,灿烂的阳光从窗外射进来,照在蟹爪兰开着鲜艳红花的肉质叶片上,室内的空气中有一丝淡淡的温馨的人体气味。当阳光从窗外照射进来的时候,我就会看见我有力的双腿骑着自行车,从窗外驰过,驰过一排平房前的青砖路,穿过落叶的几棵柳树,驰出宿舍大院,奔驰在尚不十分平整的柏油公路上,那种情形,直到现在还是那样历历在目。

路,往神秘和不可知的地方无尽地延伸,像一条粗糙的地毯一样,不断地往后卷去。我使劲骑着,车轮飞转,当我兴致勃勃赶到二铺镇镇政府的时候,只有桑小媛还在办公室等我。

“上食堂吃饭去吧。”她会站起来对我有限度地笑笑,然后就带我去镇政府大院后边的食堂。

我不能说我和桑小媛的婚姻完全不是双方父母的意思,虽然我们俩也是半推半就。在确定了双方恋爱关系的这种情况下,桑小媛在别人面前大方而且公开,她会把我很正式地介绍给所有碰到我们的人,她决不会扭扭捏捏,羞羞答答。她处理这些事情非常在行,一点都不会跑题:

“张书记,这是我的男朋友,刘康。”

“刘康,这是我们镇委张书记。”

“王镇长,这是我男朋友,刘康,市……秘书……”